

■“三农”观察

从“两片叶子”看协作帮扶的乘数效应

常 钦

一片福建茶叶，一片宁夏枸杞叶，跨越山海“相遇”，制成一种新茶。原本利用不足的枸杞叶有了新用途，福建的制茶工艺有了新载体。2025年，枸杞红茶销售六七百万元。

两片叶子的故事不大，却包含着协作帮扶的经济逻辑：把不同地区的资源、技术和市场重新组合，产生的价值便不只是简单相加。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这正是乘数效应从何而来的答案。

资金只能支出一回，撬动的资本可以持续投入；项目有建设周期，连接的产业却可以不断延伸。协作帮扶的关键，是把阶段性投入转化为持续发展能力。

闽宁镇是一个观察样本。30年前，这里还是移民刚刚落脚的戈壁荒滩。如今，葡萄酒、文旅、设施农业、绿色能源、加工制造、电子商务成为六大支柱产业。2025年，全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292元，是搬迁之初500元的40多倍；接待游客6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78亿元。

数字增长的背后，是要素的优化组合配置。宁夏有土地、光热、物产和劳动力，福建有资金、技术、企业 and 市场。让双方优势进入同一条产业链，才能形成持续增值能力。

30年来，福建累计协调援宁资金76.8亿元。在政府资金引导下，企业和社会力量不断跟进，实际到位资金超千亿元。12个闽宁产业园已集聚近400家企业，年产值近350亿元。

从76.8亿元援宁资金到逾千亿元实际到位投资，可以看出财政资金的种子作用；从单个项目到产业园区，可以看出产业集聚的放大作用。帮扶的经济账，既要看给了多少，更要看带动了多少。

玉海村党支部书记李小龙——

把“共富”种进土地

本报记者 秦瑞杰

贺兰山东麓的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玉海村，7200多亩沙质土地刚刚栽下新一茬大葱。田埂上，一个年轻人猫着腰，捏起一撮土在指间捻了捻，又抬头望了望刚安好的节水滴灌管道。他是村党支部书记李小龙，1992年出生，是玉海村第一批移民的后代。

1990年，玉海村作为西海固首批生态移民吊庄村之一，在贺兰山下的荒滩上扎下根。李小龙的父亲，就是当年那批“开荒队”里的一员。他在闽宁镇长大，成了玉海村移民中走出来的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李小龙留在深圳打拼，一步步做到某上市公司的运营副总经理，年薪40多万元。2022年初，家乡传来消息：玉海村因为没有合适人选，村党支部书记一直由镇干部兼任。“前任村两委班子平均年龄近50岁，村子守着7224亩沙地，却只能种玉米，一亩顶多挣1500元。”李小龙回忆。

时任驻村第一书记何占科接连7次找李小龙谈话。“你回来，有可能带领一群人富、几代人富。”何占科的话戳进了他的心。他辞掉高薪工作，回了村。“驻村工作队是外乡人，都能为玉海



助农推介官武娟——

把“山海情”讲给世界听

本报记者 秦瑞杰

贺兰山下的宁夏永宁县闽宁镇萝卜地里，一场“田间拍卖会”正在开场：田垄为拍卖台，一筐筐带泥的白玉萝卜是拍品，拍卖师武娟穿着职业装，踩着高跟鞋蹲在萝卜堆前，中英文切换自如。这条双语视频收获180万次播放，更让闽宁镇的白玉萝卜卖出了名气。

1998年，7岁的武娟被抱在怀里，从西海固地区西吉县震湖乡出发，来到贺兰山下的“闽宁村”。彼时，“闽宁村”奠基不过一年。1997年，闽宁协作在这里铲下第一锹土，而武娟一家的新生活，就从这个“干沙滩”开始。

“当时先借住在亲戚家的小屋里，我还记得风从门缝钻进来，吼了一整夜。父母天不亮就出门打工，刷墙、搬砖，在一年后就盖起了自己的房子。”武娟说。

在闽宁镇，武娟第一次有了接触广阔世界的机会。家里省出钱给她买复读机和磁带，她抱着大声跟读，跑操时也念念有词。这个荒滩上的姑娘一路考进山东大学英语系，成了家里第一个大学生。

2014年大学毕业，武娟成为厦门航空的一名国际航线空乘。可走得越远，心里越牵挂家乡。后来武娟辞去空乘工作，回到日

乘数效应还来自产业链延伸。葡萄可以酿酒、发展酒庄旅游，农产品可以通过直播直达消费者。产业链每延伸一步，附加值和群众增收渠道都可能增加一层。

比项目更有后劲的，是人的能力。闽宁镇居民马燕从学拼音、学电脑起步，成长为电商帮扶车间的核心主播。一批劳动者成长起来，可能支撑一个新业态。帮扶留下人才，比只留下厂房更有后劲。

把视野放大到全国，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东西部协作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帮助500余万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东西部协作已成为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优化产业布局、扩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机制。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推动帮扶政策协同集成、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拓展东西部协作领域作出部署。在“互”上做文章，要转变单向“帮扶”与被动“受助”思想，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找准东西部双方利益契合点，探索“产业飞地”“科创飞地”等协作模式，加强产业、技术、人才等双向合作，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发展协调联动。

阶段变了，评价标尺也要变。不能只数资金、项目和厂房，还要看撬动多少资本、形成多少订单、创造多少岗位；既看群众增收，也能看否进入产业链、稳定分享收益。

项目有生命周期，能力可以不断生长；资金会投入完，机制能够持续运转。从“两片叶子”的增值，到一座产业园的成长，闽宁镇带来的启示是：协作帮扶最宝贵的增量，是把地区间的差异转化为优势互补的空间，把外部支持沉淀为不断生长的发展动能。

今年，她发现车间里90%是像她一样的留守妇女。入职后，她发现车间里90%是像她一样的留守妇女。2019年，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徐美佳将村口废弃农贸市场改造成闽宁不美电商帮扶车间，挨家动员留守妇女进厂务工。马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

家人陆续外出打工，马燕留在家带孩子、做家务。2019年，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徐美佳将村口废弃农贸市场改造成闽宁不美电商帮扶车间，挨家动员留守妇女进厂务工。马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

家人陆续外出打工，马燕留在家带孩子、做家务。2019年，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徐美佳将村口废弃农贸市场改造成闽宁不美电商帮扶车间，挨家动员留守妇女进厂务工。马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

村出力；我是村里长大的年轻人，现在有能力了，更该回来。”李小龙说。

回村第一件事，是改变党支部软弱涣散的面貌。李小龙带着6名平均年龄39岁的村干部，从党组织建设、村容村貌入手，分类定方案，再发动全村一起干。

可真正难的，是让乡亲们信任他。

2022年春耕前，李小龙挨家问“今年准备种啥？”“有没有想法种点经济作物？”得到的几乎都是摇头，“能销出去吗？”“没考虑过。”李小龙不硬劝，“要让大伙儿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光靠嘴说没用。”

他组织党员带头人、种植大户先干，种大葱、香芹、白萝卜，再摸索出新路子；党支部牵头流转土地，合作社带农户种，企业包销。他还联系上十几家企业食堂采购村里的菜，“要让菜还没出地就有销路，这样老百姓才放心。”

在村里种了多年玉米的李三斌，头一年试种20亩大葱就挣了16万元。如今，玉海村经济作物从280亩扩大到2000多亩，263户种起了蔬菜；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0年的99.7万元一路涨到161万元。玉海村党支部也摘掉了软弱涣散的“帽子”，从后进村变成了先进村。

眼下，7220亩高标准农田的节水灌溉改造提升工程正处在关键时刻，李小龙三天两头往地里跑。这两天，李小龙总在村部翻看台账，盘算哪片沙地适合种啥、哪户人家还能再扩几亩菜。

“父辈们从西海固搬来，一颗汗珠子摔八瓣，才把这片荒滩创成了地。如今好政策、好产业都到了家门口，更要带着乡亲们过好日子。”李小龙的目标很朴素，就是让玉海村的乡亲们个个都成为沙地里的“种菜能手”，“把大家都带起来，一年比一年多挣些，一年比一年有奔头。”

日新月异的闽宁镇。2025年，一次偶遇改变了她的轨迹，时任闽宁镇副镇长的杨青对她说：“你是咱们镇走出去的大学生，能不能为家乡的农特产品代言？”

武娟这才认真打量起家乡：当年只有风沙的荒滩上，闽宁协作引来的葡萄酒、设施农业、电商等产业扎了根。她决定把手机当成“新农具”，把直播间当作“新田野”，成为一名助农推介官，用双语拍卖式带货。“通过中文让好货走向全国，用英语把世界引进来。”武娟说。

第一条拍卖滩羊的视频一炮打响，此后，她把田间地头当成“拍卖场”。在白菜地里抱起一棵白菜，称它是“翡翠玉”；为了一瓶红酒，专门置办酒红色礼服，凸显产品品质。选题、脚本、拍摄、剪辑，起初全靠她一个人。武娟还记得，拍红酒那天，穿着礼服在葡萄园里从上午一直拍到下午两三点，晒脱了一层皮。“脚踩泥土地，心里就踏实，我什么都不怕。”武娟笑着说。

她不光卖货，更讲货背后的故事。“很多产品我都会讲和闽宁协作的缘由。”武娟说，比如推介葡萄酒，她讲的不只是酒，还有葡萄园是怎么建起来的、闽商是怎么投资支持的。如今，她的助农短视频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500万次。

“有外地客商看着视频前来下单，还有外国友人留言咨询，想把宁夏的农产品引进自己的国家。”武娟说。

傍晚的风掠过葡萄园，武娟还在为下一场“田间拍卖”做准备。“长辈们讲，只要肯努力，戈壁也能变绿洲。我也相信，只要肯付出，家乡的好东西也能走向广阔世界。”武娟说。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刘倩——

在实践中感受“山海奋斗”

本报记者 张文

盛夏午后，贺兰山脚下的风裹着细沙，吹过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黄土塬。

27岁的刘倩蹲在《黄土·窑》剧场的窑洞前，正把一盆“清水”哗啦啦倒进院中的大水缸——在缺水的西海固，这是婚礼上最有情义的环节。戏还没开演，她的手心已经微微出汗。

“我演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民。”刘倩说。刘倩是地地道道的闽宁镇移民二代。上世纪90年代，她的父母从西海固深山里的泾源县搬迁到“闽宁村”附近。那时候还没有闽宁镇，只有风沙、戈壁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滩。

刘倩就生长在这片戈壁上。大学毕业后，刘倩在银川市区工作。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刷到关于闽宁镇、闽宁协作的短视频，看到家乡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视频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触动。

2025年，移民老乡发来消息：闽宁镇上的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招募演员了，演的就是咱们闽宁人的故事。刘倩盯着屏幕看了很久，那时的她，忽然想起当年移民搬家时的场景。经过思考，她选择回到闽宁镇成为一名演员。

《黄土·窑》是“看见闽宁”的室外剧场之一，以1:1复原的窑洞为舞台，讲述西海固极度缺水年代里，一场因水而一波三折的婚礼。刘倩在其中饰演一名村民，没有大段台词，却要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递水、每一声叹息里，把那个年代的窘迫与坚韧演出来。

排练时，导演要求刘倩“不要演，只要把长辈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她为此专门“采访”了奶奶和邻里乡亲们，那些关于缺水、背水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进她的笔记本。

“我以前觉得那些只是故事，现在站在窑洞前，风一吹，黄土一呛，我突然懂了，那不是故事，是我爸妈生活

过的日子。”

起初，她无论怎样演，都显得生硬、慌张。直到有一天，她照着奶奶的模样，把袖口挽到手肘，把头发胡乱绾在脑后，再小心翼翼地端起一盆从地窖打上来的浊水，眼泪自己就掉了下来。导演在旁边轻声说：“对了，就是这个。”

如今的刘倩，已经是“戏剧村落”里一名熟练的专职演员。每天两场《黄土·窑》，加上巡游和互动，她把自己的角色演了一遍又一遍。观众里，有人抹眼泪，有人鼓掌，也有人像她父亲一样，安静地看完，转身红了眼眶。

傍晚的闽宁镇，剧场灯光亮起，刘倩又一次蹲在窑洞前，把那盆“清水”倒进缸里。台下，游客举着手机，有人已经湿了眼角。

“你去了又来，我望了又望，穿过沙丘……”村落深处，吟唱飘来。刘倩说，每次听到这句，她都会想起父亲第一次带她回老家时的样子——父亲站在山梁上，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说：“走，咱回闽宁镇，那是咱现在的家。”



“闽宁巧媳妇”直播团队主播马燕——

“村播”撬动乡村发展

本报记者 焦思雨

“欢迎走进巧媳妇直播间，这是咱们闽宁镇自己种的头茬枸杞。”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电商帮扶车间，34岁的马燕戴着蓝色卫生帽，将一袋枸杞举到胸前，对着手机镜头从容开口。

马燕出生在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这里山连着山、沟套着沟，十年九旱。搬到闽宁镇之前，除了去县医院生孩子，马燕几乎没有走出过大山。

2012年，在闽宁协作政策推动下，马燕一家从西海固搬迁到闽宁镇原隆村。

家人陆续外出打工，马燕留在家带孩子、做家务。2019年，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徐美佳将村口废弃农贸市场改造成闽宁不美电商帮扶车间，挨家动员留守妇女进厂务工。马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

入职后，她发现车间里90%是像她一样的留守妇女。2019年，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徐美佳将村口废弃农贸市场改造成闽宁不美电商帮扶车间，挨家动员留守妇女进厂务工。马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

家人陆续外出打工，马燕留在家带孩子、做家务。2019年，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徐美佳将村口废弃农贸市场改造成闽宁不美电商帮扶车间，挨家动员留守妇女进厂务工。马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

在车间，她拥有了人生第一张写着自己名字的银行卡。“2400块钱，那是我第一次领工资，我全部取了出来，躺在床上数了一遍又一遍，可开心了。”马燕说。

后来的日子里，她又经历了人生中许多“第一次”：买口红、考驾照、购车、坐飞机、住酒店……她还去了福建，看到很多宁夏老乡在那里工作生活，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闽宁协作”四个字的分量。“我们闽宁镇有福建的医生、福建的老师，孩子用的笔袋、穿的衣服，处处都有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刘倩——

在实践中感受“山海奋斗”

本报记者 张文

盛夏午后，贺兰山脚下的风裹着细沙，吹过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黄土塬。

27岁的刘倩蹲在《黄土·窑》剧场的窑洞前，正把一盆“清水”哗啦啦倒进院中的大水缸——在缺水的西海固，这是婚礼上最有情义的环节。戏还没开演，她的手心已经微微出汗。

“我演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民。”刘倩说。刘倩是地地道道的闽宁镇移民二代。上世纪90年代，她的父母从西海固深山里的泾源县搬迁到“闽宁村”附近。那时候还没有闽宁镇，只有风沙、戈壁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滩。

刘倩就生长在这片戈壁上。大学毕业后，刘倩在银川市区工作。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刷到关于闽宁镇、闽宁协作的短视频，看到家乡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视频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触动。

2025年，移民老乡发来消息：闽宁镇上的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招募演员了，演的就是咱们闽宁人的故事。刘倩盯着屏幕看了很久，那时的她，忽然想起当年移民搬家时的场景。经过思考，她选择回到闽宁镇成为一名演员。

《黄土·窑》是“看见闽宁”的室外剧场之一，以1:1复原的窑洞为舞台，讲述西海固极度缺水年代里，一场因水而一波三折的婚礼。刘倩在其中饰演一名村民，没有大段台词，却要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递水、每一声叹息里，把那个年代的窘迫与坚韧演出来。

排练时，导演要求刘倩“不要演，只要把长辈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她为此专门“采访”了奶奶和邻里乡亲们，那些关于缺水、背水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进她的笔记本。

“我以前觉得那些只是故事，现在站在窑洞前，风一吹，黄土一呛，我突然懂了，那不是故事，是我爸妈生活

过的日子。”

起初，她无论怎样演，都显得生硬、慌张。直到有一天，她照着奶奶的模样，把袖口挽到手肘，把头发胡乱绾在脑后，再小心翼翼地端起一盆从地窖打上来的浊水，眼泪自己就掉了下来。导演在旁边轻声说：“对了，就是这个。”

如今的刘倩，已经是“戏剧村落”里一名熟练的专职演员。每天两场《黄土·窑》，加上巡游和互动，她把自己的角色演了一遍又一遍。观众里，有人抹眼泪，有人鼓掌，也有人像她父亲一样，安静地看完，转身红了眼眶。

傍晚的闽宁镇，剧场灯光亮起，刘倩又一次蹲在窑洞前，把那盆“清水”倒进缸里。台下，游客举着手机，有人已经湿了眼角。

“你去了又来，我望了又望，穿过沙丘……”村落深处，吟唱飘来。刘倩说，每次听到这句，她都会想起父亲第一次带她回老家时的样子——父亲站在山梁上，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说：“走，咱回闽宁镇，那是咱现在的家。”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刘倩——

在实践中感受“山海奋斗”

本报记者 张文

盛夏午后，贺兰山脚下的风裹着细沙，吹过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黄土塬。

27岁的刘倩蹲在《黄土·窑》剧场的窑洞前，正把一盆“清水”哗啦啦倒进院中的大水缸——在缺水的西海固，这是婚礼上最有情义的环节。戏还没开演，她的手心已经微微出汗。

“我演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民。”刘倩说。刘倩是地地道道的闽宁镇移民二代。上世纪90年代，她的父母从西海固深山里的泾源县搬迁到“闽宁村”附近。那时候还没有闽宁镇，只有风沙、戈壁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滩。

刘倩就生长在这片戈壁上。大学毕业后，刘倩在银川市区工作。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刷到关于闽宁镇、闽宁协作的短视频，看到家乡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视频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触动。

2025年，移民老乡发来消息：闽宁镇上的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招募演员了，演的就是咱们闽宁人的故事。刘倩盯着屏幕看了很久，那时的她，忽然想起当年移民搬家时的场景。经过思考，她选择回到闽宁镇成为一名演员。

《黄土·窑》是“看见闽宁”的室外剧场之一，以1:1复原的窑洞为舞台，讲述西海固极度缺水年代里，一场因水而一波三折的婚礼。刘倩在其中饰演一名村民，没有大段台词，却要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递水、每一声叹息里，把那个年代的窘迫与坚韧演出来。

排练时，导演要求刘倩“不要演，只要把长辈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她为此专门“采访”了奶奶和邻里乡亲们，那些关于缺水、背水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进她的笔记本。

“我以前觉得那些只是故事，现在站在窑洞前，风一吹，黄土一呛，我突然懂了，那不是故事，是我爸妈生活

过的日子。”

起初，她无论怎样演，都显得生硬、慌张。直到有一天，她照着奶奶的模样，把袖口挽到手肘，把头发胡乱绾在脑后，再小心翼翼地端起一盆从地窖打上来的浊水，眼泪自己就掉了下来。导演在旁边轻声说：“对了，就是这个。”

如今的刘倩，已经是“戏剧村落”里一名熟练的专职演员。每天两场《黄土·窑》，加上巡游和互动，她把自己的角色演了一遍又一遍。观众里，有人抹眼泪，有人鼓掌，也有人像她父亲一样，安静地看完，转身红了眼眶。

傍晚的闽宁镇，剧场灯光亮起，刘倩又一次蹲在窑洞前，把那盆“清水”倒进缸里。台下，游客举着手机，有人已经湿了眼角。

“你去了又来，我望了又望，穿过沙丘……”村落深处，吟唱飘来。刘倩说，每次听到这句，她都会想起父亲第一次带她回老家时的样子——父亲站在山梁上，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说：“走，咱回闽宁镇，那是咱现在的家。”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刘倩——

在实践中感受“山海奋斗”

本报记者 张文

盛夏午后，贺兰山脚下的风裹着细沙，吹过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黄土塬。

27岁的刘倩蹲在《黄土·窑》剧场的窑洞前，正把一盆“清水”哗啦啦倒进院中的大水缸——在缺水的西海固，这是婚礼上最有情义的环节。戏还没开演，她的手心已经微微出汗。

“我演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民。”刘倩说。刘倩是地地道道的闽宁镇移民二代。上世纪90年代，她的父母从西海固深山里的泾源县搬迁到“闽宁村”附近。那时候还没有闽宁镇，只有风沙、戈壁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滩。

刘倩就生长在这片戈壁上。大学毕业后，刘倩在银川市区工作。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刷到关于闽宁镇、闽宁协作的短视频，看到家乡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视频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触动。

2025年，移民老乡发来消息：闽宁镇上的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招募演员了，演的就是咱们闽宁人的故事。刘倩盯着屏幕看了很久，那时的她，忽然想起当年移民搬家时的场景。经过思考，她选择回到闽宁镇成为一名演员。

《黄土·窑》是“看见闽宁”的室外剧场之一，以1:1复原的窑洞为舞台，讲述西海固极度缺水年代里，一场因水而一波三折的婚礼。刘倩在其中饰演一名村民，没有大段台词，却要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递水、每一声叹息里，把那个年代的窘迫与坚韧演出来。

排练时，导演要求刘倩“不要演，只要把长辈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她为此专门“采访”了奶奶和邻里乡亲们，那些关于缺水、背水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进她的笔记本。

“我以前觉得那些只是故事，现在站在窑洞前，风一吹，黄土一呛，我突然懂了，那不是故事，是我爸妈生活

过的日子。”

起初，她无论怎样演，都显得生硬、慌张。直到有一天，她照着奶奶的模样，把袖口挽到手肘，把头发胡乱绾在脑后，再小心翼翼地端起一盆从地窖打上来的浊水，眼泪自己就掉了下来。导演在旁边轻声说：“对了，就是这个。”

如今的刘倩，已经是“戏剧村落”里一名熟练的专职演员。每天两场《黄土·窑》，加上巡游和互动，她把自己的角色演了一遍又一遍。观众里，有人抹眼泪，有人鼓掌，也有人像她父亲一样，安静地看完，转身红了眼眶。

傍晚的闽宁镇，剧场灯光亮起，刘倩又一次蹲在窑洞前，把那盆“清水”倒进缸里。台下，游客举着手机，有人已经湿了眼角。

“你去了又来，我望了又望，穿过沙丘……”村落深处，吟唱飘来。刘倩说，每次听到这句，她都会想起父亲第一次带她回老家时的样子——父亲站在山梁上，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说：“走，咱回闽宁镇，那是咱现在的家。”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刘倩——

在实践中感受“山海奋斗”

本报记者 张文

盛夏午后，贺兰山脚下的风裹着细沙，吹过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黄土塬。

27岁的刘倩蹲在《黄土·窑》剧场的窑洞前，正把一盆“清水”哗啦啦倒进院中的大水缸——在缺水的西海固，这是婚礼上最有情义的环节。戏还没开演，她的手心已经微微出汗。

“我演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民。”刘倩说。刘倩是地地道道的闽宁镇移民二代。上世纪90年代，她的父母从西海固深山里的泾源县搬迁到“闽宁村”附近。那时候还没有闽宁镇，只有风沙、戈壁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滩。

刘倩就生长在这片戈壁上。大学毕业后，刘倩在银川市区工作。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刷到关于闽宁镇、闽宁协作的短视频，看到家乡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视频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触动。

2025年，移民老乡发来消息：闽宁镇上的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招募演员了，演的就是咱们闽宁人的故事。刘倩盯着屏幕看了很久，那时的她，忽然想起当年移民搬家时的场景。经过思考，她选择回到闽宁镇成为一名演员。

《黄土·窑》是“看见闽宁”的室外剧场之一，以1:1复原的窑洞为舞台，讲述西海固极度缺水年代里，一场因水而一波三折的婚礼。刘倩在其中饰演一名村民，没有大段台词，却要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递水、每一声叹息里，把那个年代的窘迫与坚韧演出来。

排练时，导演要求刘倩“不要演，只要把长辈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她为此专门“采访”了奶奶和邻里乡亲们，那些关于缺水、背水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进她的笔记本。

“我以前觉得那些只是故事，现在站在窑洞前，风一吹，黄土一呛，我突然懂了，那不是故事，是我爸妈生活

过的日子。”

起初，她无论怎样演，都显得生硬、慌张。直到有一天，她照着奶奶的模样，把袖口挽到手肘，把头发胡乱绾在脑后，再小心翼翼地端起一盆从地窖打上来的浊水，眼泪自己就掉了下来。导演在旁边轻声说：“对了，就是这个。”

如今的刘倩，已经是“戏剧村落”里一名熟练的专职演员。每天两场《黄土·窑》，加上巡游和互动，她把自己的角色演了一遍又一遍。观众里，有人抹眼泪，有人鼓掌，也有人像她父亲一样，安静地看完，转身红了眼眶。

傍晚的闽宁镇，剧场灯光亮起，刘倩又一次蹲在窑洞前，把那盆“清水”倒进缸里。台下，游客举着手机，有人已经湿了眼角。

“你去了又来，我望了又望，穿过沙丘……”村落深处，吟唱飘来。刘倩说，每次听到这句，她都会想起父亲第一次带她回老家时的样子——父亲站在山梁上，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说：“走，咱回闽宁镇，那是咱现在的家。”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刘倩——

在实践中感受“山海奋斗”

本报记者 张文

盛夏午后，贺兰山脚下的风裹着细沙，吹过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黄土塬。

27岁的刘倩蹲在《黄土·窑》剧场的窑洞前，正把一盆“清水”哗啦啦倒进院中的大水缸——在缺水的西海固，这是婚礼上最有情义的环节。戏还没开演，她的手心已经微微出汗。

“我演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民。”刘倩说。刘倩是地地道道的闽宁镇移民二代。上世纪90年代，她的父母从西海固深山里的泾源县搬迁到“闽宁村”附近。那时候还没有闽宁镇，只有风沙、戈壁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滩。

刘倩就生长在这片戈壁上。大学毕业后，刘倩在银川市区工作。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刷到关于闽宁镇、闽宁协作的短视频，看到家乡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视频里，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触动。

2025年，移民老乡发来消息：闽宁镇上的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招募演员了，演的就是咱们闽宁人的故事。刘倩盯着屏幕看了很久，那时的她，忽然想起当年移民搬家时的场景。经过思考，她选择回到闽宁镇成为一名演员。

《黄土·窑》是“看见闽宁”的室外剧场之一，以1:1复原的窑洞为舞台，讲述西海固极度缺水年代里，一场因水而一波三折的婚礼。刘倩在其中饰演一名村民，没有大段台词，却要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递水、每一声叹息里，把那个年代的窘迫与坚韧演出来。

排练时，导演要求刘倩“不要演，只要把长辈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她为此专门“采访”了奶奶和邻里乡亲们，那些关于缺水、背水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进她的笔记本。

“我以前觉得那些只是故事，现在站在窑洞前，风一吹，黄土一呛，我突然懂了，那不是故事，是我爸妈生活

过的日子。”

起初，她无论怎样演，都显得生硬、慌张。直到有一天，她照着奶奶的模样，把袖口挽到手肘，把头发胡乱绾在脑后，再小心翼翼地端起一盆从地窖打上来的浊水，眼泪自己就掉了下来。导演在旁边轻声说：“对了，就是这个。”

如今的刘倩，已经是“戏剧村落”里一名熟练的专职演员。每天两场《黄土·窑》，加上巡游和互动，她把自己的角色演了一遍又一遍。观众里，有人抹眼泪，有人鼓掌，也有人像她父亲一样，安静地看完，转身红了眼眶。

傍晚的闽宁镇，剧场灯光亮起，刘倩又一次蹲在窑洞前，把那盆“清水”倒进缸里。台下，游客举着手机，有人已经湿了眼角。

“你去了又来，我望了又望，穿过沙丘……”村落深处，吟唱飘来。刘倩说，每次听到这句，她都会想起父亲第一次带她回老家时的样子——父亲站在山梁上，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说：“走，咱回闽宁镇，那是咱现在的家。”

图①：闽宁不美电商帮扶车间，马燕在打包产品。
张艳丽摄
图②：玉海村蔬菜大棚内，李小龙在查看西红柿长势。
受访者供图
图③：刘倩（右一）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表演。
受访者供图
图④：武娟在进行助农直播。
刘昊东摄